

邊

西

城

島嶼文庫99

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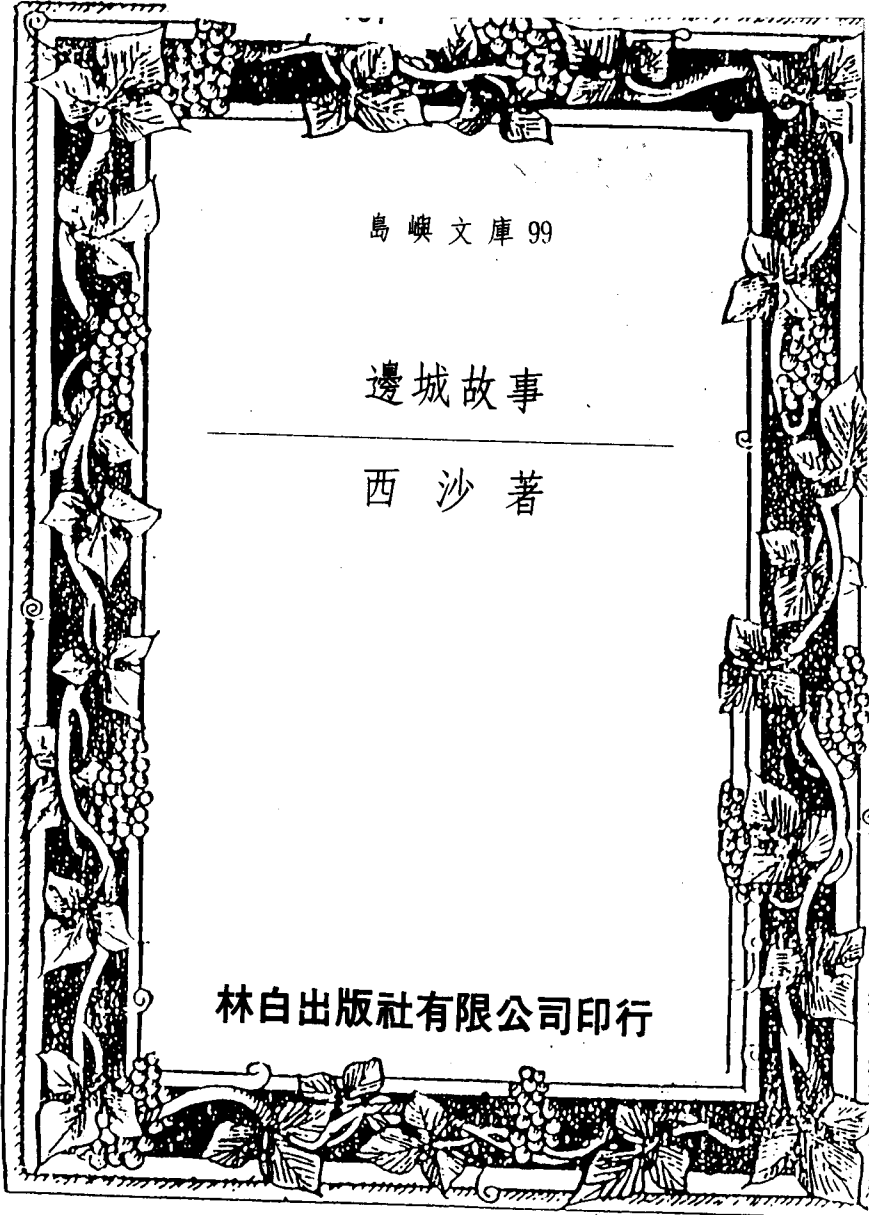
事

沙

著



一張張生命中
輾轉過的臉
一段段無法抹滅的
記憶



島嶼文庫 99

邊城故事

西 沙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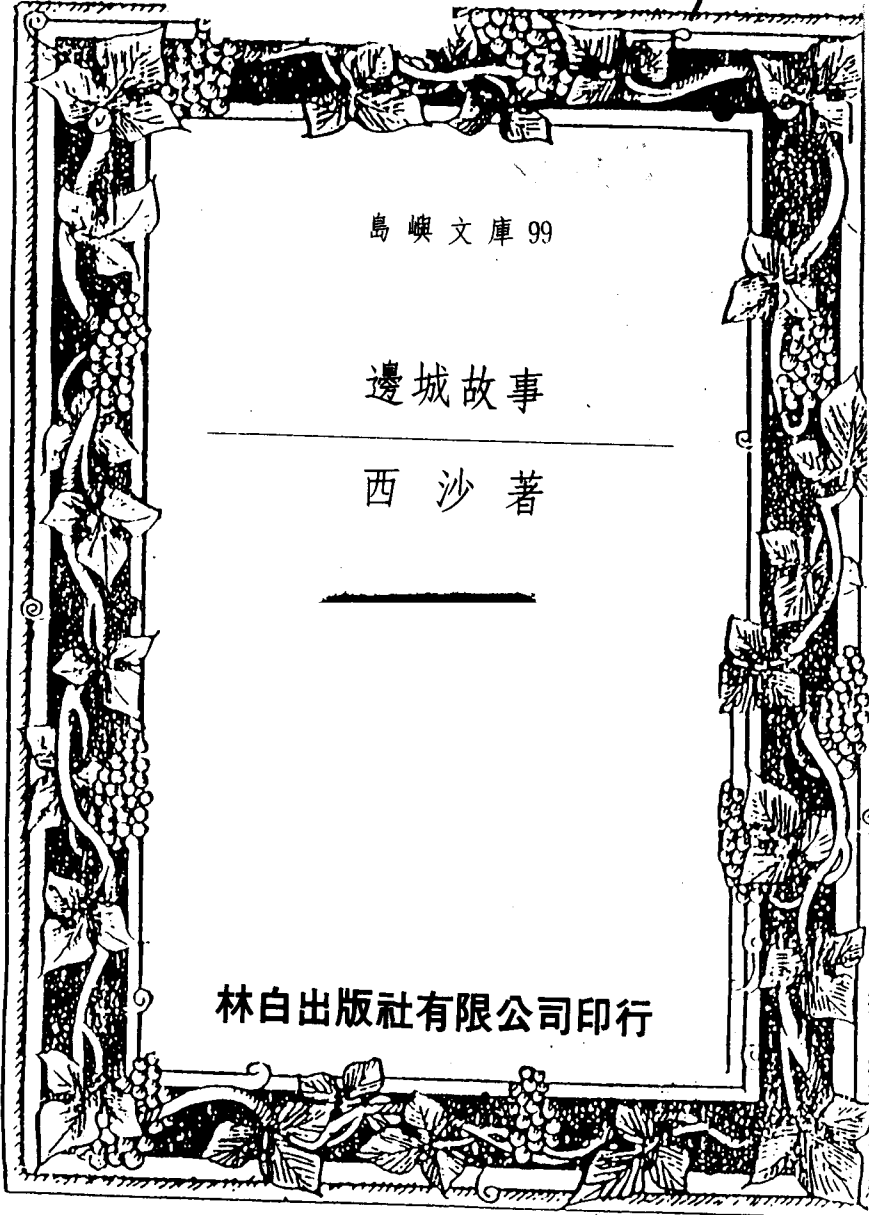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

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

島嶼文庫99 邊城故事	作者：西沙 發行人：林佛兒	發行人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：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 電話：(02)7765889・7754407 傳真號碼：7712568 免費郵政劃撥帳號：0014980-9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883號	營業部：林白出版社 臺北市龍江路七一巷十五號一樓	排版者：華森電腦排版公司 電話：七七七二八一八 印刷：三榮印刷公司	實價新臺幣一三〇元 七十八年十二月七月初版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SBN 957-593-037-1



島嶼文庫 99

邊城故事

西 沙 著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邊城夢遠(代序)

■ 西沙

一九八八年，初夏，我隻身赴美，在康乃狄克州一個叫紐黑溫的小城住下，重新過著簡單的學生生活。

出國之前，常常聽到或讀過有關留學生的苦悶、寂寞之類的话题，當時很難去想像個中滋味，等到自己親臨其境，這才體會到外國留學生在美國生存所面臨到的社會、種族、經濟、感情、生活、語言、課業等諸方面的壓力和困難。

於是，『邊城故事』系列的短篇散文故事，就在這種現實生活的壓力之下，一篇

又一篇地寫下來；這十二篇故事的寫作時間很長，從一九八八年的八月一直寫到一九八九年的九月初，這也是我個人寫作經驗裏寫作速度最慢的一本書。

在這十二篇題材、人物、事件迥然不同的故事裏，我很忠實地記錄了我這一年來在美國過留學生生活的所見、所聞、所感、所想；每一篇故事所出現的人物，都是在我生活或生命中，與我心靈相契、息息相關的朋友，在他們之中，或有人活得快樂滿足，或有人活得頹廢索喪，或有人不知去向，或有人與世隔絕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我永遠記得那一張又一張在我生命中輾轉過的臉，和每一段無法磨滅的記憶。

每一個人都曾經有過一些夢想，但是現實却常常成為與夢想肉搏的勁敵，有些夢想或能實現，有些則歸湮滅空寂，機會不再！

我從小便是一個愛作夢的男孩，隨著成長，我也總將少年的夢一一帶入現實，我很慶幸有許多部分我都能將之實現，旅行寫作、出國唸書、有一份自己安靜的生活等等，這些便是我年少時常企盼的。

但是，當夢想實現了之後呢？很坦白的說，你仍需面對新的各種不同現實的生活，在這之中，或多或少也會對夢想後的現實感到些許失望。

在美國居留一年來，我才真正跳出好萊塢電影裏的美國印象，不再有一些玫瑰色的夢幻，生活中所面臨的種種也不是在有優美音樂當背景之下的電影場景；嚴格地說，美國是一個讓我對許多夢想幻滅、更直接地走入現實生活的地方。

不變的是，我仍執着於生活，用體驗換成走筆；悲冷的大都會心態，只讓我更加相信人心中那一絲需要關懷和愛的寂寞。

邊城不再有夢，只是，有許多故事。

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 凌晨

寄自美國康乃狄克州紐黑溫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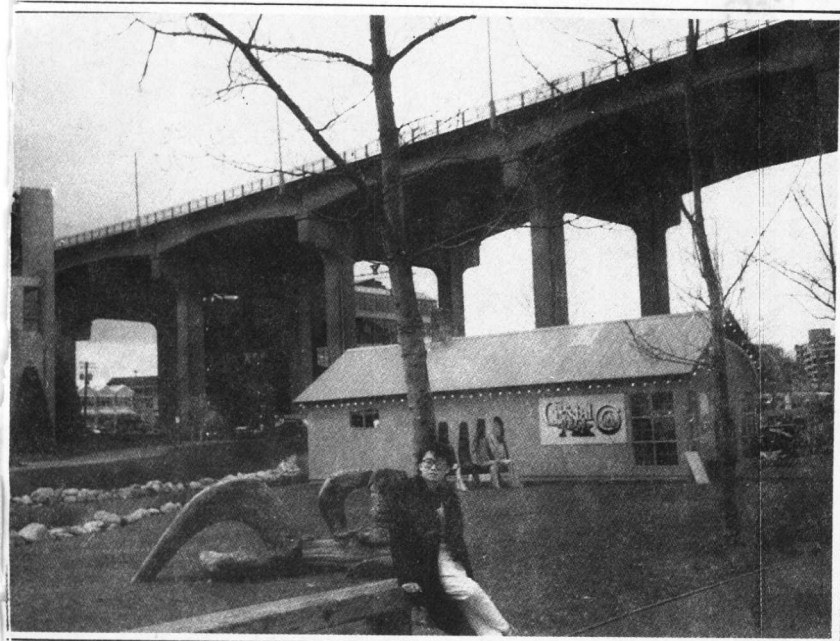
邊城故事

目 錄

- 邊城夢遠（代序）／西沙／三
之一．邊城故事／八
之二．星城俱樂部／三六
之三．第二樂章／五六
之四．他們的故事／七六
之五．十二月旅人／九六
之六．迷情／一一六
之七．瑪西古宅／一三六
之八．帶貓的男孩／一五四

之九·四十二街的孩子們／一七四
之十·沙拉瑪雷空，山姆／一九四
之十一·艾妮的故事／二一四
之十二·威廉的故事／二三四

那女人，一看就像個兇咒，聽說還會玩水晶球，那個男孩根本是中了她的蠱惑，你還是小心點爲妙！



邊城故事之一

邊城故事



她住在城的另一邊

她的黑色大斗篷，總會在清晨時分飄過我閣樓下的蔥綠小徑。

她住另一方閣樓，兩個街區外，在運河邊，一幢原木小屋的三層樓上，屬於她的那一口方窗前，盪著遠遠近近、似真又似幻的風鈴。

我們都住在旅人街上。

聽鄰人說：她住在這裏已經兩年了，也許有西班牙人的血統，她的髮黑又長，深刻的輪廓上很難看出年齡；她，總是一個人。

星期五的晚上，當街角的小酒吧充滿了喝啤酒和抽菸的人們，總會有一個年輕男孩輕叩她的門。

他們說，她已經三十四歲了，擁有社會學的碩士學位，她很少說話，也許有個名字，但是人們談起她時，總是習慣叫她『那個住在城邊的女人』！

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晚上，她總是會到小酒吧來，叫一杯一公升的淡啤酒，和人打賭玩撞球，終究玩出了名氣，不信邪的人們愈來愈多，一個晚上下來，她總可以贏個十二、三塊錢。

這裏是康乃狄克州的紐黑溫城，這是我來的第一個秋天和冬天，有關那一個住在城邊的女人的故事。

那個總在星期五晚上叩訪她的年輕男孩是我的同學，我們同在修一門叫「環境教育」的碩士學分，他叫湯尼，才二十二歲，據他說他曾經是藝術系的學生，在耶魯待過一年，把錢花光了，不得已才轉到這一所州立大學來。

星期五晚上下了課，湯尼總是會高高興興地主動問我要不要搭他的便車；我總要笑他：

「怎麼？又要去看那個吉普賽女人？」

「她不是吉普賽人！」

「她是我鄰居呢！」

「她很特別，對不對？」

「她是你的女人嗎？」

「也許，也許不是！」

「我們那一帶對她的傳說很多，她很會跟人賭打撞球，還有人傳說她玩水晶球

。」

「西沙，別聽他們的……不過，她倒是真的收藏了一顆水晶球；如果你有興趣，我可以帶你一起去見她！」

「真的？我是說，她不會不高興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她是你的女人。」

「她也喜歡朋友呀，雖然有些人怕她。」

我知道，有些鄰居是不許小孩子靠近她住的房子的，因爲她的妖媚和邪氣，更怕她玩巫術，其實都不是，只是因爲她太美！

在回旅人街的途上，我小心地問湯尼：

「爲什麼你只在星期五晚上才去看她？」

「因爲她有她自己的生活。」

「她有工作嗎？」

「她在替社會福利機構做事。」

「你們認識多久了？」

「七個月，也許更久。」

「你知不知道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我去看她，你們鄰居都在七嘴八舌；我看起來像只有十八歲，而她看起來就像會搶走你所有鄰居的丈夫的那種女人，他們一定都在想，我八成是中了她的符咒或巫術什麼的，哈，這些人！」

街角的酒吧仍然是嘩然嘈雜，幾個醉倒的酒鬼在門口拉拉扯扯地酒言酒語，幾個女人濃粧艷抹地周旋在他們之間。

離我的房子不遠，那一方點著燈的窗口上飄著細細碎碎的風鈴聲，偶爾閃過一個女人的身影。

我不放心地又問了一句：

「你真的確定她不會介意你帶朋友來？」

「怎麼，你也怕她？」

湯尼促狹又半真似假地瞅著我；我重重地關了車門，扯扯灌了風的大衣微顫地

說：

「誰說的！」

爬上一道狹窄幽暗的樓梯通到三樓，原色的木門上赫然點著一只油燈，女主人的個性就全顯在那一只十九世紀的老油燈上面了。

門開處，閃出一張白皙瘦削的美麗臉龐，這是第一次我在近處看見她的美，她那一瀑烏亮的微髻長髮隨意地用一方白色手帕繫著垂在胸前，身上穿著一件低胸的細花連身長裙，就是印象中吉普賽女人常穿的那一種。

「嗨，湯尼！」

她熱切地吻了湯尼，我有些躊躇地立在湯尼身後。

「琴娜，我帶了朋友來，他叫西沙。」

「嗨。」

她友善地向我伸出手；這是第一次我知道她的名字。

「我也住在旅人街上。」

「我知道，這裏東方人不多，我見過你幾次，你喜歡穿黑色的衣服和風衣，對